

中國私家藏書

中石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主編 宋陽



中國私家藏書·卷六

日知錄
金谷懷春
驚夢啼
南朝金粉錄
閨門秘術
仙卜奇緣
蓮子瓶演義傳

翁同和·翁氏藏书

《日知录》 清·顾炎武著 刊本 (3693)

翁同和是晚清历史上的显赫人物,历任两朝帝师、名倾当时。翁氏藏书源自翁方纲“宝苏斋”,因其珍稀孤本、善本多而享誉海内外,部分藏书曾为避战乱转藏美国,现藏上海图书馆。《日知录》是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翁氏所藏有翁同和朱墨两色的手批墨迹,至为珍贵。

第五部分 民间藏书

民间藏书由于带有浓烈的个人喜好和品味的特点,因而极为丰富多彩。有珍本秘笈的正统经书、更多的却是禁毁孤绝的一些奇书、异书、冷僻书,甚或淫邪激进的书籍,多为个人秘藏,世间少见,反映了民间独特的文化品味和阅读心理,也大大弥补了其他藏书的不足。

民间藏孤本

《金谷怀春》 明·楚江仙隐石公 著 孤本 (3785)

《金谷怀春》是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的开山之作,是明代《怀春记》等著名传奇改编的底本。

《惊梦啼》 清·天花主人 著 孤本 (3833)

清中篇小说,又名《新锦绣像惊梦啼》。原目下题“天花主人编次”,今仅存清初刻本一部,藏于大连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叙淫僧恶行故事,略涉淫秽,但意在劝戒。

民间藏秘本

《南朝金粉录》 清·牢骚子 著 秘本 (3875)

该书甫一问世,即褒贬不一,因书中对艳妓娇娃生活的生动细致描写而备受赞誉,又因作者对妓女的生活表现出同情为世人不容,因而只在民间秘传。

民间藏绣像本

《闺门秘术》 清·佚名 著 绣像本 (4003)

清代小说,封面原题《绘图闺门秘术剑侠传》内容以闺阁群芳为主线,描绘了离奇曲折的传奇故事。

《仙卜奇缘》 清·吴毓恕 著 绣像本 (4179)

该书语言流畅,雅俗共赏,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被誉为“才子佳人遇合与神怪志异小说的完美结合”。

《莲子瓶演义传》 清·佚名 著 绣像本 (4337)

清代小说,叙刘芳之妻颜氏被兵部尚书之子调戏,并设计害死刘芳,颜氏逃出家门避难,刘芳却被陈升以莲子瓶救活,后冤情终于澄清,尚书父子谋反,尽被诛绝,刘芳夫妻得以团圆。

翁同和·翁氏藏書

日知錄

清 顧炎武 著

目 录

形而下者谓之器	(3701)
孔子论《易》	(3701)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3701)
孔子删诗	(3701)
星陨如雨	(3702)
木铎	(3702)
邦殍者老孤子	(3703)
医师	(3703)
用火	(3703)
慈母如母	(3704)
取妻不取同姓	(3704)
爱百姓故刑罚中	(3705)
以养父母曰严	(3705)
致知	(3705)
财者末也	(3706)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	(3706)
朝闻道夕死可矣	(3706)
忠恕	(3706)
季路问事鬼神	(3707)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3707)
性相近也	(3708)
不动心	(3708)
求其放心	(3708)
自视欲然	(3708)
茶	(3709)
法制	(3710)
人材	(3711)
隋以后刺史	(3711)
知县	(3712)
纺织之利	(3713)

驿传	(3713)
黄金	(3714)
钱面	(3715)
言利之臣	(3716)
俸禄	(3717)
馆舍	(3718)
街道	(3718)
官树	(3719)
水利	(3719)
两汉风俗	(3720)
正始	(3721)
宋世风俗	(3722)
廉耻	(3723)
俭约	(3724)
大臣	(3725)
除贪	(3725)
贵廉	(3727)
家事	(3727)
奴仆	(3728)
三反	(3728)
召杀	(3728)
南北风化之失	(3729)
南北学者之病	(3729)
士大夫晚年之学	(3729)
生日	(3729)
十哲	(3730)
陵	(3730)
火葬	(3730)
居丧饮酒	(3732)
宋朝家法	(3732)
秀才	(3732)
举人	(3733)
进士	(3733)

试文格式	(3733)
程文	(3734)
史学	(3734)
大臣子弟	(3735)
年齿	(3736)
十三经注疏	(3736)
窃书	(3737)
改书	(3737)
文须有益于天下	(3738)
文不贵多	(3738)
著书之难	(3739)
直言	(3739)
文人之多	(3740)
巧言	(3740)
文辞欺人	(3741)
文人模仿之病	(3742)
文章繁简	(3742)
作文润笔	(3743)
文章推服古人	(3743)
作诗之旨	(3744)
诗不必人人皆作	(3744)
诗体代降	(3745)
字	(3745)
草书	(3745)
画	(3746)
四海	(3747)
亭	(3748)
冒姓	(3748)
以字为讳	(3749)
排行	(3749)
字同其名	(3749)
亲戚	(3750)
哥	(3750)

妻子	(3750)
陛下	(3750)
足下	(3750)
相	(3751)
将军	(3751)
翰林	(3752)
快手	(3753)
楼罗	(3753)
郎	(3753)
门生	(3754)
人臣称万岁	(3754)
介子推(节选)	(3754)
毛延寿	(3755)
《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3755)
作史不立表志	(3755)
通鉴不载文人	(3756)
拜稽首	(3756)
东向坐	(3757)
土炕	(3757)
冠服	(3758)
对襟衣	(3758)
寺	(3758)
酒禁	(3759)
赌博	(3760)
居官负债	(3761)
驴骡	(3761)
方音	(3762)
国语	(3762)
外国风俗	(3763)
西域天文	(3764)
佛寺	(3764)
河东山西	(3765)
陕西	(3765)

山东河内	(3765)
杏坛	(3766)
劳山	(3766)
长城	(3767)
月半	(3768)
讹	(3768)
信	(3768)
鰥寡	(3769)
阿	(3769)
么	(3769)
行李	(3770)
魁	(3770)
桑梓	(3770)
草驴女猫	(3771)
书法	(3771)
禁酒	(3772)
吏告本官	(3778)
告妖言	(3778)
许僧道畜妻	(3779)
案牘减繁式	(3779)
断百官酒肉	(3779)

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

孔子论《易》

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

记者于夫子学《易》之言而即继之曰：子所雅吉，《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诗》、《书》执礼之常而不越焉，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系辞传》，于悔吝无咎之旨，特谆谆焉。而大象所言，凡其体之于身、施之于政者，无非用《易》之事。然辞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观之者浅，玩之者深矣。其所以与民同患者，必于辞焉著之。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极二章，皆言数之所起，亦赞《易》之所不可遗，而未尝专以象数教人为学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见夫有恒也，有恒然后可以无大过。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责。今我当顺民心以诛无道也。蔡氏谓民皆有责于我，似为纡曲。

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

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著乱本也。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此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弑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纡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诗》“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菟丝女萝，情同《车辖》。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

星陨如雨

星陨如雨，言多也。《汉书·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至鸡鸣止。谷永对言：《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庄以来，至今再见，此为得之。而后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织，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纵横百余，皆其类也。不言石，陨不至地也。《传》曰：与雨偕也。然则无雨而陨，将不为异乎？

木 铎

金铎所以令军中，木铎所以令国中，此先王仁义之用也。一器之微，而刚柔别焉，其可以识治民之道也欤？

鼓吹，军中之乐也，非统军之官不用。今则文官用之，士庶人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器遍于国中，而兵由此起矣。

后魏孝武永熙中，诸州镇各给鼓吹。寻而高欢举兵，魏分为二。唐自安史之乱，边戍皆得用之，故杜甫诗云：“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粗厉之音，形为乱象，先王之制，所以军容不国也。

《诗有誓》笺云：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汉时卖饧只是吹竹，今则鸣金。

邦飧耆老孤子

春飧孤子，以象物之方生。秋飧耆老，以象物之既成。然而国中之老者、孤者多矣，不可以遍飧也，故国老、庶老则飧之，而其他则养于国、养于乡而已。死事之孤则飧之，而其他则养幼少、存诸孤而已。一以教孝，一以劝忠，先王一举事而天道人伦备焉，此礼之所以为大也与！

医 师

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夫药有君臣，人有强弱。有君臣则用有多少，有强弱则剂有半倍。多则专，专则效速；倍则厚，厚则其力深。今之用药者，大抵杂泛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杀人为贤。岂知古之上医，不能无失。《周礼》医师，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犹用之。而淳于意之对孝文，尚谓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蛊，往见吝。奈何独取夫裕蛊者？以为其人虽死，而不出于我之为。呜呼！此张禹之所以亡汉，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

《唐书》：许胤宗言：古之上知，惟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猫，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冀有一人获之，术亦疏矣。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四，谅由于此。《后汉书》：华佗精于方药，处齐不过数种。夫《师》之《六五》，任《九二》则吉，参以《三四》则凶。是故官多则乱，将多则败，天下之事，亦犹此矣。

用 火

有明火，有国火。明火，以阳燧取之于日，近于天也，故卜与祭用之。国火，取之五行之木，近于人也，故烹饪用之。

古人用火，必取之于木，而复有四时五行之变。《素问》：黄帝言壮火散气，少火生气。季春出火，贵其新者，少火之义也。今人一切取之于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半之减，有自来矣。

邵氏《学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语》曰：钻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谓光融天下者，于